

结构“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呢）”特征分析及教学策略研究

刘 佳¹鲁志杰²

(1. 天津中医药大学 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 天津 301617;

2.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金华 321004)

Email: vera_jl3361@hotmail.com Luzhijie@zjnu.edu.cn

Received: May 19, 2023; Revised: June 15, 2023; Accepted: June 28, 2023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了结构“NP 就不 VP”和“NP 才不 VP（呢）”的共性特征与差异表现, 受历时发展、会话场景、衔接功能和情感表达因素的影响, 二者的区别主要集中于句类特征、语义表现、表达功能等方面。提出了关于这两个结构的教学策略, 建议运用构式理论进行整体认知, 构建典型语境以掌握使用场合, 加强口语练习注重交际策略。

关键词: “就不”; “才不”; 认知心理; 语用情景; 教学策略;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the structures

“NP+Jiu+Bu+VP” and “NP+Cai+Bu+VP”

Liu Jia¹ Lu Zhijie²

(1. College of Culture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1617, China; 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mmon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structures “NP+jiu+bu+VP” and “NP+cai+bu+VP”. Influenced by diachronic development, conversational Situation, connection func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facto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tructures mainly focus on sentence-types characteristics, semantic performance, expression function, etc.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these two structures, and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use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 to carry on the overall cognition, construct typical context to master the use situation, strengthen oral practice and pay attention to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jiu bu (就不)”; “cai bu(才不)”; cognitive psychology; pragmatic situation; teaching strategy

1. 引言

教学实践表明：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他们对句子之间细微差异的理解与表达存在偏差与困难，如下例（1）所示：

（1）a. 我就不想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你不要再劝我了。

b. 我才不想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我们经常会被问到例（1a）中和（1b）的两个句子有什么不一样？如何使用与区分？面对这样的问题，虽然语感告诉我们二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不能为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为解决这一具体问题，我们认为需要对“才”“就”与否定副词连用时的用法进行系统的研究。

高频副词“就”和“才”，一直很受学界的关注，早在吕叔湘（1980: 316、108）¹⁶就提到：“就”重读，表示意志坚决，不容改变，“才+不+动+呢”强调确定语气。对于现代汉语中副词“就”和“才”的语义功能，大家都就某类具体现象进行具体研究，并没有人全面地讨论“就”和“才”的所有用法，学者们各有各的研究角度与方法。王还（1956）¹⁷、白梅丽（1987）¹⁸、史锡尧（1991）¹⁹和史金生（1993）从时体、数量、条件、预设等角度，对副词“就”和“才”的语义和功能进行了区别，陈立民（2005）²⁰认为“就”和“才”的共同语义作用是实际情况与预期的不一致，说话人的预期值低，使用“就”，预期值高，则使用“才”。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就”“才”与句末助词的兼容、共现的现象讨论十分激烈。胡建刚（2007）²¹从主观量度角度论证了“才”表示“主观差量”，数量结构是一个主观足量后接“了 2”，则“才”能与之匹配。王冬梅、姜炫先（2015）²²从肯定和叙述的角度指出副词“就”和“才”与句末助词的共现，是由整个句子属于叙述句还是肯定句决定的。鲁志杰（2016）²³对“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呢）”在现代北京口语中的历时变化、结构特征和差异表现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但对结构差异性的解释论述得并不全面，论证不够充分，研究的说服力不够强。

本文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和关联理论对“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呢）”结构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讨论二者在承接话题、话语驳斥方面的差异并作出解释，重点对“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呢）”的教学策略进行讨论，以期

¹⁶ 吕叔湘（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¹⁷ 王还（1956）“就”与“才”，《语文学习》（12）。

¹⁸ 白梅丽（1987）现代汉语中“就”和“才”的语义分析，中国语文（5）。

¹⁹ 史锡尧（1991）副词“才”与“都”、“就”语义的对立和配合，《世界汉语教学》（1），18-22。

²⁰ 陈立民（2005）也说“就”和“才”，《当代语言学》（1），16-34。

²¹ 胡建刚（2007）主观量度和“才”“都”“了 2”的句法匹配模式分析，《世界汉语教学》（1），72-81。

²² 王冬梅、姜炫先（2015）从肯定和叙述的角度看副词“就、才”和句末“了、的”的共现，《语言教学与研究》（6），45-52。

²³ 鲁志杰（2016）“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的差异探究，《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第 5 辑，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更好地服务于第二语言教学。

2. 结构“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的共性特征

在句法层面，结构“NP 就不 VP”和“NP 才不 VP (呢)”可以整体上作句子的谓语。例如：

(2) 余德利：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你少喝了吗？（电视情景剧《编辑部的故事》）

(3) 黄渤：你当时不是以一个怀疑的态度说的这个事。

梁静：你脑子才不好使呢。（2012-05-09《鲁豫有约》）

这里我们倾向于将划线成分所在的句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和“你脑子才不好使呢”看作是主谓谓语句，朱德熙（1982:106-107）²⁴对主谓谓语句的类型作出了十分详细地描述，其中朱先生提到：大主语和小主语之间有领属关系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可以是谓词性成分。例句(2)中“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的大主语是“你说这话”，而“我就不爱听”这个主谓形式直接充当整句话的谓语，例句(3)中的“你”是整个句子的大主语，“脑子才不好使呢”是整句话的谓语形式，张旺熹（1993）²⁵认为主谓谓语句的语义本质在于“对一个事物从各个方面进行局部认识，进而把握事物的整体特征”，我们认为上面的例句也体现出了此特征。

在语义层面，鲁志杰（2016）²⁶指出“NP 就/才不 VP”结构具有“反预期”的特征，因此“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结构中的“就”与“才”可以出现在相似的语法结构之中，并认为“‘NP 就/才不 VP’这一结构所表现出的反预期特征是：说话人偏离了听话人的预期状况”，我们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伴随着反预期特征的同时，这两个结构的表达还具有能够表达出强烈的主观意志的功能特征。例如：

(4) 王利发：（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老舍《茶馆》）

(5) 三奶奶沉着脸，二奶奶说：“姐姐，你真是好脾气！孙柔嘉是什么东西，摆臭架子，要我们去迎接她！我才不肯呢。”（钱钟书《围城》）

例(4)描述的是王利发认为“吃洋饭”的人有本事，一般人惹不起，可常四爷意志坚定地说“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展示出了强烈的态度，例(5)的主观意志性特征更强，表现出了对迎接孙柔嘉这件事的强烈不满和不愿意。石

²⁴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²⁵ 张旺熹（1993）主谓谓语结构的语义模式，《世界汉语教学》（3），161-167。

²⁶ 鲁志杰（2016）“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的差异探究，《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第5辑，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毓智 (2010:436)²⁷ 提到语义程度与否定结构之间的关系, 总结出这样的规律: 语义程度极小的词语 (如“忘怀、望其项背”等), 只能用于否定结构; 语义程度极大的词语 (如“不容置疑”等), 只能用于肯定结构; 语义程度居中的词语 (如:“忘记”等), 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构之中, 结构“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之中的“就”和“才”既可以用于否定结构中, 也能用于肯定结构之中, 因此可见“就”和“才”是语义程度居中的词语, 这也是二者的共性特征。

在语用层面, “NP 就不 VP”和“NP 才不 VP (呢)”都是不合意的结构, 即说话人没有给出听话人所希望得到的合意的话语内容, 这一点又与两个结构所体现的反预期的语义特征相关, 在引进否定事实的同时又表达出说话者的立场、态度和情感方面的信息。张伯江 (2013:178)²⁸ 指出“功能语法相信句法形式是由交际功能决定的”, 李战子 (2002:65–67)²⁹ 指出系统功能语法的人际意义中有一种评价性态度, 指的是合意性、偏好、能力和操纵等, 我们认为其中的合意性是“NP 就不 VP”、“NP 才不 VP (呢)”这两个结构都没有遵循的情态特征。例如:

(6) 傅老: 干嘛? 嘛也不干, 我吃完饭我还回我那屋躺着去。

和平: 您老这么躺着算怎么回事儿呀, 生命在于运动。

傅老: 我就不运动! 我倒要试试看我这个生命能维持多久!

(7) 文良: 您没听人这么说呀, 有本事的当老板, 没本事的摆小摊, 不三不四去上班。

志国: 不是这, 你这话,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 你才不三不四呢!

(电视情景剧《我爱我家》)

例句 (6) 和平建议傅老多运动, 并说出“生命在于运动”这样众所周知的语句, 希望能得到傅老的赞同, 能给出合意的话语, 可是傅老却执拗地说“我就不运动”, 因此属于不合意结构。例句 (7) 文良说了句传闻的话, 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对人显得有些不太尊重, 志国并没有随之附和, 而是对他进行批评, 说“你才不三不四呢”, 没有给出文良合意的话语, 也属于不合意结构。

3. 结构“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的差异表现

首先, 句类特征上, 二者存在差异。“NP 就不 VP”结构可以出现于疑问句中, 作问句的焦点。

(8) 小贤! 为什么你就不肯好好地爱我一下! 我哪里比一菲差了? (电视情景剧《爱情公寓》)

上述例句中, “小贤”为称呼语, 用来称呼对方, 引起注意, 而后面的成分“为什么你就不肯好好地爱我一下”中的“为什么”所作的成分是状语, 那么

²⁷ 石毓智 (2010) 《汉语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²⁸ 张伯江 (2013) 《什么是句法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²⁹ 李战子 (2002) 《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此句话的整体结构就可以描述为“状语+主语+谓语+宾语”，也可以变换为“主语+状语+谓语+宾语”的形式，如“你为什么就不肯好好地爱我一下”，可见，将“为什么”分析为状语更合适一些。“为什么你就不肯好好地爱我一下”中的“就”如果去掉，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但在语气上原本坚决的态度会有所削弱。

“NP 才不 VP (呢)”主要用于感叹句和陈述句中，结构中的“才”绝大多数情况下起到的是加强否定情态的作用，是对 VP 的情况进行否定。

(9) “你不正常！”

“你才不正常！” (王硕《顽主》)

其次，在语义层面，二者表现不同。结构“NP 就不 VP”表示一种强烈的主观意志，有时整体体现为固执的语义特征，结构“NP 才不 VP (呢)”表示反驳义或者辩驳义特征。例如：

(10) 中文不在中国好好学，到美国去学什么嘛。就算他美国科技上比咱们发达，我就不信，他中文也比咱们发达，我就见了鬼了。(电视情景剧《我爱我家》)

(11) 志新：唉唉唉唉，我说你这绕来绕去说的是人话么？

小凡：你才不说人话呢，我们孟老师说的，你们看电视吧，我得构思我的文章去了。(电视情景剧《我爱我家》)

上述例句(10)体现了说话者对学习中文应该在中国学习的主观看法。对美国的汉语水平持十分怀疑的态度，例(11)小凡对志新的言论和观点进行了反驳，两个结构在语义上是有所区别的。

最后，表达功能上，二者有所侧重。结构“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中的“就”和“才”虽然都能起到加强肯定的作用，但是“就”通常情况下会重读，表示说话人的意志十分坚决，不容改变，而“NP 才不 VP (呢)”结构中的“才”只是强调确定的语气，同时可以表示对比，一般表现的是告知的交际意图。例如：

(12) 他强作镇定地笑，退了一步看着地面说，“这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的地方，我走走怎么啦？”

“就不许你走，没什么道理。” (王硕《过把瘾就死》)

(13) 我有我的老主意，我才不跟你们在大城里头挤热羊呢！ (老舍《茶馆》)

例句(13)中“NP 才不 VP (呢)”结构中的“才”由语境可看出起到的是表对比的作用，对比项分别为“有老主意”和“在大城里头挤热羊”，而“就”则不具备这样的用法，因此划线部分不能用“NP 就不 VP”结构进行替换。

4. “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差异的影响因素

4.1 历时发展原因

研究任何问题，都要首先弄清楚它的历时发展情况。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最早的“NP就不VP”出现于元代。

(14) 勤自励十二岁上，就不肯读书，出了学堂，专好使枪轮棒。

(15) 偏俺不是客，你就不来照顾，是何道理？”(冯梦龙《喻世明言》)

例句(14)的划线部分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勤自励十二岁就不肯读书”，另一种是“勤自励十二岁的时候，就(是)不肯读书”，根据前文的信息，理解为第一种含意较为合适。例(15)中的划线部分“就”表达的是坚决的态度。

最早的“NP才不VP(呢)”出现于晚清时期，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阶段，“NP就不VP”结构和“NP才不VP(呢)”结构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句子的末尾都可以带有语气词。

(16) 钱典史哈哈冷笑道：“你将来要把他让成功谋反叛逆，才不让他呢！这种东西，叫我一天至少骂他一百顿，还要同他客气！真真奇谈！”(李伯元《官场现形记》)

(17) 他这里才一甩手踅身上了台阶儿，进了屋子还嚷道：“我就不信咧！北京城里的贼，这么大字号，他会不认得邓九公！”(文康《儿女英雄传》)

通过对中央研究院古代汉语语料的统计，我们并未发现其他类似的用例，因此，我们认为“NP就不VP”结构后的语气词“咧”有可能是“了”的变体，在同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句子：

(18) 真个由他，我就不信了！(《金瓶梅》)

结构“NP就不VP”一开始使用时，后面便不接语气词，而结构“NP才不VP(呢)”在使用之初，就与语气词“呀”共现。由此我们找到了与“NP才不VP(呢)”结构在形式上有无语气词这个差异的原因。

4.2 语用会话场景

结构“NP就不VP”中的“就不”体现出宣告的语力特征，使用“就不”的形式通常是表现出愤怒、蛮横的语气与情感态度，使用“NP才不VP(呢)”的形式，通常会表现告知的语力特征，表达不屑的语气与情感态度，这是由于语用情景的长期、高频率地出现与使用所引发的，下面是对二者语力特征的统计：

表1：结构“NP就不VP”与“NP才不VP(呢)”的语力特征

结构类型	语力特征									
	宣告	比例	规劝	比例	告知	比例	反驳	比例	命令	比例
NP就不VP	172	84%	28	14%	Ø	Ø	Ø	Ø	4	2%
NP才不VP(呢)	Ø	Ø	Ø	Ø	120	79%	30	20%	2	1%

表示规劝的结构“NP就不VP”，通常主语为第二和第三人称，多用于反问句中，表示反驳的结构“NP才不VP(呢)”多用于感叹句中，主语常为第二人称，例如：

(19) 阿鹏刚要解释，汤豆豆又继续说了下去：“阿鹏，你这个人哪里都好，就是脾气不好，你就不能改改？”这时，他们都看到潘玉龙已经走上楼梯，出现在汤家门口。（电视剧《五星饭店》）

(20) 过了半个多月，王羲之正在书房看书，就听前边吵起来啦：

“你写得不好！”

“废话！你写得才不好呢！”（相声《三近视》）

交际互动常发生于一定的会话场景（situation of discourse）之中，Fillmore (1968: 103)³⁰指出“意义是相对于情景而言的”，结构“NP 就不 VP”经常出现于别人进行劝告的语境中，结构“NP 才不 VP（呢）”经常出现在争吵和意见不一的语境中。

(21) “走吧。”我动手拉她，背对着她姨妈什么的，瞪眼小声道：“别来劲啊！”

“你还跟我厉害？我就不回去。”她一甩手打在我脸上，打得我脸颊生疼，并吼，“少碰我！”（王硕《过把瘾就死》）

例句(21)中“我”劝她走吧，她不听劝告，使用“我就不回去”的话语形式表现出坚决和执拗的情感态度。

4.3 语篇衔接功能

“NP 就不 VP”结构对语境有较强的依赖性，具有承接话题的功能。“NP 才不 VP（呢）”具有语篇的衔接作用，表达的是对前话语的驳斥性、更正性。

(23) “你嘴放干净点，你骂谁呐？”

“我就不干净，我就骂你。”（王硕《过把瘾就死》）

(24) “你差了，你不懂了，这方面你完全是无知的。”

“我才不无知，我当然知道现代整形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摘根肋骨，卷点皮瓣，就能当真枪用。”（王硕《痴人》）

从“NP 才不 VP（呢）”出现的语篇环境来看，其上下文的语义背景主要为：存在一种已有的观点，说话人通过使用“NP 才不 VP（呢）”这一结构凸显自己的不同认识和与之对立的观点。“才”在此所起的作用是语篇命题的衔接性特征，可起到否定预设断言的作用，去掉“才”后，句子的连贯性就会差很多，可以用“并/其实/事实上”这样的词语进行替代，其功用明显是增强事实与对方话语内容的相悖性。

4.4 情感表达需要

语言除了是交际工具性之外，还具有情感性，结构“NP 就不 VP”中的说话者通常会表现出愤怒且固执的情感态度。例如：

(25) 陈鲁豫：对吧。为什么说要要赌了这口气，赌了二十年，我们来看。

解说：什么事情让她耿耿于怀。

³⁰ Fillmore, Charles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Emmon Bach and Robert T. Harms(ess.)*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金星：我就不回纽约，我憋了二十年。

陈鲁豫：你从来没想过说，说我就回去看一下也没什么。

金星：没有没有，我说到做到。（2012-05-10《鲁豫有约》）

例句中的划线部分中的“就”需要重读，表现出了金星固执的情感态度，二十年一次纽约都没有回去过，有点儿令人意外，同时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主观意志。结构“NP 才不 VP（呢）”说话者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进行反驳的情感。例如：

（26）子乔：“嘘，下辈子你当我小姨妈吧，你别说话喽！”羽墨一脸不屑，说：“我才不稀罕你当我的外甥呢。啊呀，光顾着和你说话，都误点儿了，我要回去睡觉了，拜！”说完一溜烟就跑了。（电视情景剧《爱情公寓》）

在一般的情况下，话语的叙述者倾向于站在故事主角的立场上来展开叙述，Chafe (1994: 65)³¹曾提到过为了便于读者或听众的理解，叙述者一般不会中途改变立场，例句（26）中的羽墨并不认为当子乔的小姨妈是一件好事，因此她不满意子乔说的话，使用“NP 才不 VP（呢）”的结构进行反驳，在这段对话中，叙述者很明显是把子墨当作故事主角，站在她的立场上来进行叙述的，划线部分中的“才不”也表现出了子墨不屑的情感态度。

5. “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呢）”的教学策略分析

我们通过“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综合平台”³²对“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呢）”这两个句式进行了检索，以下是留学生在使用这两个句式时，出现的偏误：

（27）就全都是一些很 luxury 的一些水果，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个香蕉是 3800 块钱，但是洋葱是 4400 块钱，所以大家觉得比如说客人到我家来要吃水果的话，我就不放香蕉，我就给他吃生洋葱。

（28）在中国练瑜伽才不男人。

例（27）中划线部分应改为“我给他吃生洋葱，就不放香蕉了。”说话人显然没有意识到“NP 就不 VP”的语气色彩，误用了该格式。例（28）可改为“在中国，男人才不练瑜伽呢”。出现这样的偏误，说明学习者并没有掌握好“NP 才不 VP（呢）”格式的正确用法。

通过分析汉语学习者的偏误，我们意识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呢）”的用法需要进行引导。除了专注于认知层面的整体性之外，还需考虑语言使用的语境，以及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即用汉语进行交际。

5.1 运用构式理论，整体认知识解

³¹ Chafe, Wallace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³² <http://qqk.blcu.edu.cn/#/corpus/sysIntroduction>

构式语法理论十分重视整体与部分的互动，认为整个构式一定会浮现出部分所不具有的一些浮现特征，Goldberg (2006:25)³³指出特定的句法形式是由构式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共同决定的，构式义是构式作为一个完形整体所具有的意义。掌握了构式语法的相关理论，有利于提炼“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的构式义，帮助学生进行整体上的认知识解。

结构的规约性越强，构式的语义越得到凸显。结构“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中“NP”一般为具有生命属性的言者，“不”在此构式中是否定性的标记，“VP”主要承担的是言者所表达的事件或实施行为的功能，“就”表达了言者坚定的立场，“才”所表现的是不满和反驳的态度。在构式压制的作用下，“NP 就不 VP”构式整体表现出言者意志坚决地作出宣告不会实施听者预期的行为，“NP 才不 VP (呢)”的构式义为言者反驳、更正听者的话语，告知不会实施听者预期的行为。

5.2 构建典型语境，掌握使用场合

第二语言习得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表明，较具体的语法点离不开语境教学。冯胜利、施春宏 (2015)³⁴提出的“三一语法”特别重视形式结构、功能作用与典型语境的对应关系，并指出典型语境可以分为三个抽象程度不同的层次，分别为概括性语境、场景性语境和用例性语境。Langacker (1987:69)³⁵指出“一个具体的语言表达式可以有多种解释，取决于它使用的场合和情景”，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具体的语用情景中对“NP 就不 VP”和“NP 才不 VP (呢)”的使用进行探讨。

结构“NP 就不 VP”的概括性语境是与坚决否定某种行为有关的语境，场景性语境可设置为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他人进行劝告和责备他人三种，与场景性语境相对应的用例性语境分别为“我就不走。”“你现在就不能把自己老师。”“他就不想考不上怎么办？”可以建构这些具体语境，实现教学语境的明确化。结构“NP 才不 VP (呢)”的概括性语境为主观否定某种行为，场景性语境可设置为发表不同的认识与观点、自我澄清和辩驳，可进一步建构与之相对应的用例性语境分别为“我才不信。”“我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呢！”需要从典型使用场合出发，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语言知识点的教学。

5.3 加强口语练习，注重语言交际

教师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合适的语体里寻找合适的实例并进行合理地解释，并辅之以知识点的练习。结构“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常常应用于口语的应答句中，据统计二者出现于口语的应答句的比例分别为 81% 和 87%，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关系多为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分别为 57% 和 67% 的

³³ Goldberg (2006) *Construction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³⁴ 冯胜利、施春宏 (2015) 《三一语法：结构·功能·语境——初中级汉语语法点教学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³⁵ Langacke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分布比例，“NP 就不 VP”结构中的“就”通常情况下会重读，表示意志十分坚决，由认知上的百科知识可知亲属之间由于关系十分亲密，不会计较言语和行为上的得失，即使态度强烈、意志坚决，也可以得到彼此的谅解，因此多出现于具有亲属关系的对话之中。而“NP 才不 VP (呢)”结构中的“才”只是强调确定的语气，同时可以表示对比，一般表现的是告知的交际意图，朋友之间可以很随意的交谈，但相比较亲属关系而言，中间还是会存在一定的距离感，此结构表现出的不屑的语气与情感态度应用于朋友关系的言说双方最为恰当。学习汉语的目的在于应用汉语进行交际，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中需要贯彻交际性原则，需注意会话的立场、意图、态度、情感等方面交际信息，加强口语练习，尽量创设情境或日常话题，鼓励学生活学活用，及时发现、纠正偏误。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结构“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共性特征与差异表现的描写，深刻剖析了句类特征、语义表现、表达功能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因素，即历时发展的原因、语用会话场景、语篇衔接功能和情感表达需要，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这两个结构的教学策略，建议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运用构式理论进行整体认知，使学生对“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的构式义进行了解，构建典型语境掌握使用场合，循序渐进地进行语言知识点的教学，加强口语练习，注意会话的立场、意图、态度、情感等方面交际信息，鼓励学生活学活用。

结构主义系统观指出一个成分的价值由系统内与其他成分的关系比较而决定，我们认为“NP 就不 VP”与“NP 才不 VP (呢)”这两个结构的共性和差异性特征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在二者的差异性表现方面，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参考文献

- Bai, M. (1987) Semantic Analysis of "jiu" and "cai" in Moder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5).Chafe, Wallace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aking and Writing*.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 L. (2005) Also said 'jiu' and 'cai',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 16-34.
- Hu, J. (2007) Analysis of Subjective Metrics and Syntactic Matching Patterns of "Cai", "Du",

- and "Le 2", *Worl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 72-81.
- Fillmore, Ch.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Emmon Bach and Robert T. Harms(es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Goldberg. (2006) *Construction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 Li, Zh. (2002)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Meaning of Discours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Lu, Zh. (2016)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P is not VP" and "NP is not VP", Research on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5, compiled by the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Lv, Sh. (1980) *Eight Hundred Words of Modern Chinese*,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Feng, Sh. & Shi, Ch. (2015), "Sanyi Grammar: Structure, Function, Context - Teaching Guide for Chinese grammar Points at the Beginning and Intermediate Level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Shi, Y. (2010)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Shi, X. (1991) The Semantic Contradic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Adverb "Cai" with "Du" and "Jiu", *Worl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 18-22.
- Wang, H. (1956) "Jiu" and "Cai", *Language Learning* (12), 35.
- Wang, D. & Jiang, X. (2015) On the co-occurrence of adverbs "jiu, cai" and sentence ending "le, 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irmation and narra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6), 45-52.
- Zhang, B. (2013) "What is syntax",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Zhang, W. (1993): Semantic Patterns of Subject-predicate Predicate Structures, *World Chinese*

Teaching (3), 161-167.

Zhu Dexi (1982) Grammar Handout,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